



2024 青年馬六甲訪宣團

(2024年12月28日至2025年1月1日)

分享文集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福音事工部宣教事工小組

目錄

第一組馬六甲團員分享

李筱波牧師_廣福堂	頁 1
梁柏樂_元朗堂	頁 2
彭智剛_基道大埔堂	頁 3
許嘉樂_青衣全完堂	頁 3
張芯如_合一堂北角堂	頁 4
李文適_廣福堂	頁 5

第二組馬六甲團員分享

黎智生牧師_基灣堂	頁 6
李翠美_青衣全完堂	頁 7
黃嘉雯_元朗堂	頁 8
李杰庭_屯門堂	頁 10
梁哲曦_元朗堂	頁 11
劉杏玲_廣福堂	頁 12

第三組馬六甲團員分享

梁月明宣教師_合一堂	頁 13
賈若暉_澳門馬禮遜紀念中心	頁 15
鄒瑜_廣福堂	頁 16
林詩殷_青衣全完堂	頁 17
許偉榛_屯門堂	頁 18
梁珀匡_元朗堂	頁 19

李筱波牧師_廣福堂

福音事工部宣教事工小組舉辦青年訪宣團的目的，是想凝聚區會各堂會對宣教有熱誠的青年人，認識昔日宣教歷史；同時以訪宣旅程作平台，互相認識，彼此分享交流。這次的參加者來自七間堂會，共十五位青年人，於 28/12/2024-1/1/2025 期間在馬六甲舊城區走訪，實在是一個寶貴的經歷。參加的團友中，包括三位在崇基神學院進修同學、教會負責宣教差傳事工的領袖及修讀歷史研究的大學生等，絕大部分團友都有在自己堂會承擔崇拜聖樂方面的事奉，故此，旅程中除了關於宣教的分享，還有崇拜聖樂方面的交流。

另外，全團團友都是第一次參加區會訪宣團，區伯平牧師細心的安排和豐富的講解，幫助團友認識昔日宣教歷史和社會。我們在尋訪昔日宣教足跡的同時，也參與馬六甲基督堂的主日崇拜（主日上午八時半開始）和除夕倒數崇拜（31/12 晚上十時至十二時十五分），並在區牧師介紹下有機會與基督堂的同工傾談和合照。

區牧師提醒我們，宣教士在當地傳福音，需要先了解社會狀況，故此他帶我們在社區行走觀察，透過仍在營運及已關閉的建築物和商號、街道的名稱及由來、各種宗教場所和會館等，都有助團友了解當時馬六甲居民的生活和民生。除了基督堂的同工認識區牧師，社區多間餐廳的老闆都認識區牧師，並且知道他是來參觀基督教會的，因為他每年都帶多個訪宣團來馬六甲。

整個行程，最難忘的是全團人在米憐墓前的祈禱，看見一班青年人手持鮮花，在墓前認真地讀出他們預先寫好的禱文，心中非常感動，深深感受到基督的愛將他們連結在一起，成為一群願意效法先賢委身事奉的青年人，互相鼓勵，彼此同行。

最後，區牧師叮囑團友，將旅程中所學習到的，帶回自己的教會，與弟兄姊妹分享。團友的文章，是他們每天在三十幾度的酷熱天氣下，長時間行走而得到的學習成果，為他們的收獲感恩！

梁柏樂_元朗堂

在這次馬六甲訪宣團的途中，我們經過了不少當地的堂會。例如第一天在河邊前往雞場街時，沿途經過了一座維修中的教堂，走過去仔細看，才看清楚上面寫著 Church of St. Francis Xavier, 聖芳濟堂。聖芳濟堂於 1849 年落成，取名是紀念方濟沙勿略。方濟沙勿略在 1545 年來到馬六甲展開傳道工作，其後出發往中國，在 1552 年於澳門病逝，未能達成進入中國大陸傳福音的心願。



第二天在基督堂參與崇拜後，在荷蘭街我們經過了 Church of Our Lady of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 聖母無原罪堂，之後回到雞場街則經過了一家外面有郵箱收集禱告的教會，Tamil Methodist Church, 印裔衛理會。



衛理會在英華書院遷離後，於 1898 年來到進行宣教工作，建立 Kubu Methodist Church。隨著不同語系的信眾增多，英語及華人遷離，泰米爾語信眾留下在原址，教會因此改成現在的名字。



第三天在離開三寶山後，我們又經過了聖伯多祿堂，本來打算進去參觀，不過正值新年，開放時間與平日有所不同，到了第四天也未有緣分進去一睹裡面。在 1641 年，荷蘭奪取馬六甲，基於宗教原因，嚴禁天主教，廢除和更改天主教教堂用途。直至 1710 年，天主教教會才被批准另建教堂，於是才有此聖伯多祿堂。



在這次訪宣團中了解這些堂會後，我更能夠深切體會到離鄉背井，把福音帶去異地的艱辛，而且在途中宣教師們也對天父的呼召有很大的順從。儘管有時候未必能看清天父的安排，仍堅定努力進行宣教工作。他們當時或許志不在馬六甲，或許以中國大陸作為目標，卻使馬六甲成為了福音來華的一個根基，甚至是我們中華基督教會的根源。在人看來，這些事或許是個遺憾，卻是隱藏了天父奇妙的安排。縱使在外在內在環境的因素下，教會會不斷面臨改變，有分離、有清除、有重聚、有重建，但總不離開天父出人意料的帶領。

有時候我們也會不清楚天父此刻的安排，祂如何編寫我們人生的藍圖，但願我們

馬六甲團員分享

都能找到天父給予我們的方向，努力向前，向著標竿直跑。前路或許顛沛流離，或許風平浪靜，但願我們仍能從天父恩手中得著平安，無論到哪裡去，都能剛強壯膽，感受到天父都與我們同在。

彭智剛_基道大埔堂

今次係我第一次參與區會的訪宣團，感謝區伯平牧師為天父獻上這 5 天的服侍，讓我們認識到馬六甲同當地的歷史，更加明白當地現在的需要，為這地方繼續獻上禱告。對我自己的體會，我認為應該去用什麼心態去睇馬六甲，係旅遊區，還是係一個不單只認識當地歷史的地方，更加要知道宣教的心，米憐牧師為這地方奉獻，不只是時間同心力，更加連自己生命都擺上。雖然米憐牧師生命好短暫，但都願意為愛我們的天父奉上自己的人生，忠心不渝。感謝天父，給我認識到米憐牧師一生的歷程，來到米憐牧師的墓前可以為他獻上鮮花，為他所作的獻上感謝。當地的印度文化，令明白每一個族群都有自己本身的價值觀同文化，以飲食文化為例，我們香港人習慣用餐具去進食，而印度人好多時進食都係用自己雙手，因為印度人認為最衛生係自己雙手，餐具是經過好多人用，認定是不潔淨。自己嘗試用雙手去進食，但對於我來說確實是好難習慣到，所以我體會到宣教不是容易的事情，而係需要走進社區，了解當地文化，語言，價值觀同歷史等。期盼天父繼續感動我對宣教的事工有更多認識，為天父獻上宣教的心。

許嘉樂_青衣全完堂

基督堂在馬六甲是一個名勝的地標，由德國人於 1753 年建立，為馬六甲規模最大以及歷史最悠久嘅教會，現在仍然提供有質素同恆常嘅教會活動，例如有平安夜、聖誕節、元旦崇拜等等。

我們參加了 29/12 號的聖誕九課和頌歌嘅崇拜(The nine lesson and carol service)，九課經文由亞當不服從上帝直至耶穌的誕生，而每段經文中間都會伴隨一首頌歌。

參與崇拜當中，發覺禮儀也是跟我們教會相似的經文，例如認罪、宣信、祝福、聖餐等等。只不過今次改用了全英文版本，這個體驗令我既感到新奇又熟悉，即使跨越了地理上語言、文化、歷史的界限，但我們仍然用共通的「教會語言」，非常體現到教會在世界各地的連結。

張芯如_合一堂北角堂

2023-4 年是很特別的年份，既是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開基 180 周年、亦是合一堂北角堂 40 周年堂慶，帶著「恩典滿滿賀 40」的口號、懷著感恩的心，我參加了區會舉辦的 2024 青年馬六甲訪宣團，通過走訪宣教景點、從而認識宣教歷史。訪宣是一個契機，挑起我對堂會歷史的興趣。原來合一堂首位主任牧師理雅各牧師來華之前，曾在馬六甲服侍三年，這次有幸來到基督堂 Christ Church Melaka，在歷任牧師紀念碑得見理雅各牧師刻名，感覺特別親切、彷彿彼此之間有了一種實在的聯繫。

全是上帝的恩典，向一眾先賢的內心播下來華宣教的種子，藉馬禮遜牧師、米憐牧師的異象於 1818 年在馬六甲創辦英華書院、理雅各牧師於 1843 年把書院由南洋遷至剛開埠的香港，並成立首間華人教會。



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林前 9：23)
昔日西方傳教士要踏足神州大地傳教甚是艱難，面對文化差異、經歷語言障礙、以至承受政治沖擊，但仍不磨滅他們向華人傳道的心志；反之以馬六甲為基地，**為福音的緣故**學習中文、培養華人傳教士、翻譯聖經和建立印刷機構來製作福音書籍，**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

這次一群得蒙福音益處、來自不同堂會的青年踏上訪宣之行，追蹤傳教士所到之處、感受現時充滿多重文化色彩的馬六甲之餘，更要獻上感恩、學效傳教士成為福音的流通管子。

「上主帥領 感恩前行」不單是合一堂開基 180 周年的標題，而是在馬六甲的深切體會，上主帥領眾先賢、他們感恩前行、奠下美好基石；但願今天上主仍帥領我們的生命、我們亦以感恩為祭、昂首前行。

李文適_廣福堂

聖保羅堂

在疫情之前，我曾隨著教會前往馬六甲進行訪宣之旅。這次的宣教活動不同的是，有區牧師帶隊，他的講解讓我對馬六甲當時的歷史面貌和社會狀況有了更豐富的認識。

區牧師每天教我們一個馬來語的單詞，例如 Gereja 的意思是教堂。這天我們參觀完米憐墓後便上山前往 Gereja St. Paul (聖保羅堂)，這是馬六甲歷史最悠久的教堂之一。在經歷數次政權更迭，先後淪為墓地、火藥庫，到如今留下的殘垣斷壁成為打卡景點。這教堂也見證馬六甲由曾經繁榮到現今寂靜古城的歷史。

站在聖保羅山眺望遠方，是一片無際的海。昔日川流不息的船隻將下南洋謀生的華人和宣教士帶到馬六甲這個地方來。數十年後又將宣教士由此地帶往香港開展新的宣教事工，使現在的我們有幸得聞福音。

在 2024 年的除夕夜，我們一行人參加了基督堂的跨年崇拜晚會。機緣下與坐在身後來自廣西的信徒交流我們來馬六甲訪宣，以及米憐等宣教士來華宣教的故事。心裡感嘆著：當年來華的宣教士不惜生命代價，在澳門、馬六甲等地輾轉數十年，才能進入在中華大地辦校、傳福音。如今我們與這個信徒站於馬六甲講述這件事，神的安排實在奇妙。

黎智生牧師_基灣堂

本團應該是宣教事工小組在疫情後首次到海外的活動。馬六甲的酷熱天氣令人難受，但值得感恩的是看到各堂青年一同參與宣教的學習，其中有的是當年由我施洗的，不禁老懷安慰。

是次獲益良多，感謝區伯平牧師和各位同工的付出和努力。最感動我的，是大家到米憐牧師夫婦墓前獻花及讀出禱文。

米牧師是近代基督新教來華，在馬禮遜後第二位傳教士。他出身貧寒，受人懷疑能否擔任如此艱鉅的宣教工作。他似乎一生活在馬禮遜的影子下，不太受人重視。在短短的三十七年的人生中，曾喪失妻兒之痛。來到他的墓前，卻只有米師母的墓碑。區伯平牧師解釋，米師母的墓碑是米牧師立的，但米牧師死後卻無人為他立碑。這實令人感嘆不已。

這次行程最大的反省，是自己平日可能沒有適當照拂自己，感到體力大不如前。在馬六甲這幾天，體感溫度近四十度，每天都要步行相當距離，唯靠主恩勉強支撐。

經過幾天行程，與十多位本會青年加深了認識。特別是有機會與團中兩位宣教師有美好交通，同心事奉的經驗，是上主的恩賜。

深盼宣教之火能一代又一代承傳，年輕一代可以接起福音的棒，像昔日的宣教士一樣奉獻生命侍奉主，使更多人得著福音的好處。誠心所願。

李翠美_青衣全完堂

「主內的弟兄姊妹，我們再次為天使所報的大喜訊感到喜悅，把我們的心靈回到昔日的伯利恆城，那個臥在馬槽裏的聖嬰。因此，讓我們再次聆聽上帝從第一天創造到賜下聖嬰成就光榮救贖計劃的歷史，讓我們的讚美頌歌響遍主殿……」

是次訪宣團到訪馬六甲基督教堂，意想不到有幸參與九段經課歌述崇拜(The Festival of Nine Lessons and Carols)。該崇拜形式始於英國聖公會在聖誕前夕所編排，其禮儀流程主要是誦讀九段經課，中途頌唱相應聖詩，以經文與音樂結合的形式重現從始祖犯罪使人與上帝隔絕，到上帝開展祂的救贖計劃，至基督降世的救恩歷史，幫助信徒思想及反省基督降生的意義。

「這是上主的道。」

「感謝上主。」

在反覆讀經及頌歌的禮儀當中，我找到平靜並持敬畏的心領受聖言；內心同時充滿喜樂歌頌基督的降世和救贖。如此結合聖言啟示與樂聲繚繞的崇拜，聖堂裡聚集不同種族、國家的會眾同聲頌歌榮耀上主，既重新提醒我基督降生的真正意義，更體會到聖徒相通、在主裡共通合一的美好。

我環顧四周，教堂兩側的牆上掛起各式各樣的紀念碑，其中的碑文記載兩位非常重要的宣教士—米憐和馬禮遜牧師，以紀念他們曾在基督教堂的服侍，而教堂的祭壇正中間亦把耶穌的最後晚餐之圖畫釉於磚瓦上。

當進行聖餐儀節時，我們排隊上前經過一塊又一塊紀念牌匾，朝向最後晚餐的聖畫，跪在祭壇上並伸出雙手領受聖餐，跟世界各地的會眾同領基督的身體和血，與主契合，也因此與眾人合而為一。

聖徒相通就是這樣藉着聖餐體現出來，我們不分堂會、宗派、種族在基督裡彼此連繫，甚至透過聖畫與紀念碑，彷彿提醒我與歷世歷代屬神的人也聯結在一起，該存感恩的心享受先賢先聖所結的果子，以及超越生死的團契。感謝上主讓我在馬六甲基督教堂體驗了別具意義的崇拜，願一切榮耀歸與上主。

黃嘉雯_元朗堂

從英華書院遺址看英華書院福傳中華的使命

馬六甲英華書院的遺址眾說紛紛，如今位於荷蘭村附近的遺址已留不下任何一絲英華書院的痕跡，仿佛馬六甲英華書院不曾存在一樣。英華書院是香港的知名學府，但原來英華書院的原址遠在馬六甲，後來才遷至香港。來自倫敦傳道會的馬禮遜於 1818 年 11 月 11 日在馬六甲組建了英華書院，作為恆河外方傳道會的首個站點，以此支援福傳中華的使命。當時英華書院的校長是米憐，是基督新教第二位來華的宣教士，在 1809 年加入倫敦傳道會，接受全面的培訓，1812 年受按，1815 年與家人一起前往馬六甲，開展在馬六甲的福音事工。

由於英華書院著重通俗教育，較少直接的傳教工作，所以倫敦傳道會最初未能充分與馬禮遜協調籌辦書院的企劃，未有經費承諾，給予的資源也不夠充足，馬禮遜多方奔走和勸捐才成功開辦書院。當時部分宣教士質疑開辦英華書院的理念和定位，分不清書院是屬於差會事工，還是屬於馬禮遜的個人事業，所以不願參與英華書院的事工，離開馬六甲，並開拓其他宣教站點。在馬六甲福音站團隊四散的背景，米憐隻身為英華書院奮鬥，致力於發展文字傳道，執行英華書院的企劃，但在 1815 年至 1819 年期間米憐的家庭生活發生巨變，子女和妻子相繼離世，只剩下他養育四名幼兒。他在如此艱難的情況下建立恆河外方傳道會的站點，籌建辦事處房舍、參與印刷出版事工、主理和任教英華書院，並培訓新同工。可見當時英華書院的主持人米憐是在家庭傷痛和團隊打擊中主理南洋大局，執行書院的企劃。



恆河外方傳道會設於南洋，同工積極投身本土宣教，向當時社會的主流群體馬來裔傳道，然而有同工認為本地佈道非設立恆河外方傳道會的原初理念，拒絕支持成立屬於福音站的正式教會，1827 年英華書院才勉力建造了一所小型的禮拜堂。

馬六甲團員分享

當時英華書院向各族群開放，書院的學生包括華人、馬來、泰米爾、葡萄牙和亞美尼亞裔，而社會普遍使用中文、英文和馬來文，所以在當地宣教的宣教士都需要學習中文和馬來語文。此外當地的雇工和學生大多只是為了謀生和升學，不著重基督信仰，即使有歸信的都要到處謀生，難以凝聚。可見即使英華書院建造了一所小型禮拜堂，在如此窘境下也很難得到同工的支持。

然而南陽福音站的成就是透過辦學建立社會，並強調以文字工作策略宣教，歷年出版和派發了許多中文和馬來文書刊，為福傳中華的使命累積了寶貴的經驗和資源。英華書院是馬六甲福音站的核心項目，不是一所普通學校，而是將學校、出版社、印刷所和神學院融為一體的文化教育企劃，當時參與倫敦傳道會中國事工的宣教士都需要到這裏學習中華文化和中文。校園在 1818 年底開始建設，1820 年正式開課，備有一般教育和神學課程以助當時的外來宣教士學習中華文化。米憐自 1815 年至 1822 年期間先後指導了接近十名宣教士，如湯生、麥都思、史賴特、米爾頓、貝敦、恩士和宏富禮等。可見當時米憐藉著英華書院積極儲備宣教人才。學校還承擔了出版社和印務所的工作，以最先進的印刷裝置出版包含基督信仰與西洋知識等書刊，也在 1824 年印製和出版了馬禮遜和米憐合力翻譯完成的中文聖經——《神天聖書》。可見英華書院不止是培育宣教士的地方，也是處理文字工作的場所，在南洋的宣教事工中具有代表性。

由於當時香港被英國佔領，中國的政治形勢產生了變化，恆河外方傳道會在 1843 年於香港商議福傳中華的對策，終止南洋福音站的運作，將福音資源遷至香港，而英華書院也在 1844 年遷至香港。雖然南洋福音站留下的痕跡只有米憐夫婦之墓，但亦提醒了我們英華書院初代主持人米憐對福傳中華作出的貢獻。英華書院的學生成就非凡，多方造福社會。為香港信徒熟知的何福堂先生也是馬六甲英華書院的畢業生，自英華書院遷往香港後，他便來到香港擔當牧職，其家族也對香港社會和慈善界有莫大的貢獻。當時遷往香港的英華書院學生構成香港的華人信徒群體，並籌建了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雖然未有資料記述留在馬六甲的信眾群體的數量和去向，但 1908 年衛理宗在英華書院舊址對面建立的教會（Kubu Methodist Church）已凝聚了相當數量的華人信徒。凝聚馬六甲華人信徒不能一蹴而就，英華書院初期在馬六甲的福音事工功不可沒，已逐漸凝聚了當地的信仰群體。英華書院也貫徹了福傳中華的理念，以馬六甲福音事工作為跳板，再在香港延續福傳中華的使命。

參考書目

第一節 專著

- 區伯平：《南洋跳板遞中華》。香港：香港宣道差會，2022 年。

李杰庭_屯門堂

想起早期從英國來到華人地區宣教的傳教士，我們總想到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然而，在馬禮遜初期一同事奉的倫敦傳道會同工，還有米憐（William Milne, 1785-1822）。只是米憐 37 歲便因過度操勞已離世，奉獻了只有 7 年的事奉歲月，加上他主要逗留的工場集中在馬來西亞馬六甲，較遠離中國，因此不像馬禮遜那樣讓人記得。

剛過去的 12 月有幸參加區會主辦的馬六甲青年訪宣團，當中有區伯平牧師作我們的領隊兼導遊，走訪宣教史蹟，特別是找尋米憐夫婦的足跡。米憐是基督新教繼馬禮遜後第二位來華宣教士，他 24 歲加入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當時倫敦傳道會正招募傳教士前往中華大地，以協助馬禮遜工作。米憐自薦，但起初因其學歷及出生被人看不起而不被批准。他不斷懇請，強調甘作助手，最終才獲接納。米憐來華以後，也不像馬禮遜那樣找到合法身份在廣州居留。於是與馬禮遜商量後，米憐與妻兒於 1815 年前往馬來西亞的馬六甲建立福音站，以等候中國開門，在這裏幫助馬禮遜翻譯及印刷中文聖經。其實馬禮遜首本中文完整翻譯聖經超過一半的舊約篇章都是由米憐所譯的。米憐也在馬六甲協助創辦英華書院並成為該校首任校長。書院最初用意是為了有系統進行宣教工作和培養來華宣教士，讓他們認識和掌握當地的語文及歷史文化，往後英華書院培育出不少華人領袖信徒。米憐牧師投放自己的一生進行宣教工作，在馬六甲的福音工作是印證新教向華人地區傳教重要的據點。

本次隨團去了很多與米憐牧師有關的史跡，包括英華書院遺址和現時是馬六甲地標的紅教堂-基督堂（Christ Church）。在馬六甲的幾天，充分感受到這裏是一個多元文化小城，畢竟這裏曾被葡萄牙、荷蘭和英國殖民過，加上外來的華人文化、伊斯蘭教、印度教與本地的馬來文化融合，造就今日豐富多樣的歷史特色。此程最感受深刻的地方，是沿著基督堂右側小路直走的一處少人會去的墓園，這裏是葬了米憐夫婦的墓地。白色的墓在綠油油的草地上，感覺溫和安詳，墓前有一塊石碑，刻了稱讚米憐妻子（Rachel Cowie）的碑文，這是米憐牧師為他過世的妻子所立的碑。於太太去世後 3 年，米憐也於 1822 年英年早逝，他過生後遺體與妻子一同葬在這裏。側面亦有一個小墓，相信是埋葬米憐夫婦兩名夭折的小孩。遺憾地墓地沒有任何刻有或紀念米憐本人的碑文。米憐牧師昔日默默地為宣教事業付出，不辭勞苦，他面對妻兒離世，獨自撐起馬六甲的工場，又面對同工不合，亦繼續全心奉獻自己，憑對神的信心繼續完成使命，縱使隨着時代變遷後世人可能會遺忘，但他所做的工上帝必會紀念。昔日米憐在這裏創立英華書院作為倫敦傳道會福傳中華的基地，後來宣教士將英華書院搬來香港，培育了不少華人信徒領袖，當中包括何福堂，這些人往後在香港不同地方建立教會，也是中華基督教會的前身。飲水思源，原來米憐牧師與我們中華基督教會有很大的淵源！

今天到訪，我們雖不是米憐的後人，卻是他的屬靈後代，我們一同讀禱文，獻花，清潔墓碑，紀念米憐牧師當年為主付出，為福音傳遞中華建立了深遠基礎。現時米憐墓前有一棵馬六甲樹，樹枝向天伸延，彷彿好像一對雙手向天擺上。引用領隊區牧師為米憐墓作的一句詩「參天古木蔭忠良，化作雙手獻全生。」

梁哲曦_元朗堂

本次訪宣團讓我有最大得著的景點是葡萄牙村。

首先，葡萄牙村的入口坐擁著高約 10 米、雙手張開的耶穌像，感覺就像是迎接着每位到訪的人。村的範圍不大，裏面卻隱藏了許多事物，包括葡萄牙混合本地菜的餐廳、飲料店，還有當時教會擁有的露天舞台；雖然在那裡的時候很多店子都沒有營業，人流也很少，但我能夠想像這地方生氣勃勃的畫面。

然後，這地方讓我感到特別的，是附近的住宅。我經過那一區的屋子時留意到很多人在屋外放置了各色各樣與主耶穌基督有關的裝飾，例如耶穌在馬槽降生、十字架或是金句讓路過的人看見等等。所見所聞讓我知道上帝的愛和恩典是在這社區裡的，也感到意外在以伊斯蘭教為主要宗教的馬來西亞會有一個地方充滿主的臨在。

最後，我和團友們在葡萄牙村裡的飲料店休息時，我們一起唱了幾首詩歌，期間有些人也在飲料店休息，他們都在聽我們唱歌，特別是飲料店的老闆，我們唱 You raise me up 時他在全神貫注地聆聽我們的歌聲，雖然不知道他信不信主，但是我相信那一刻他被詩歌感到了。

很感恩我能夠參與本次訪宣團，讓我增廣見聞，認識與中華基督教會有關的歷史、本地文化與民居生活和認識各堂會的年輕弟兄姊妹。感謝上帝和區會安排的行程，非常期待以後能再參與類似的訪宣或短宣團！

劉杏玲_廣福堂

華人在馬六甲的足跡

在馬六甲的歷史街道上，當我隨著區牧師的步伐走訪昔日繁華的板底街，心中不禁湧起一陣感慨。這裡曾經是華人社群的商業中心，營著不同的行業的商鋪，如金鋪、糧鋪、藥行、茶餐廳、面館、服飾、香莊、茶莊等，小小街道上金鋪隨處可見，見證了他們的辛勤與智慧。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傳統商鋪逐漸沒落，只剩下殘舊的招牌，默默訴說著往日的繁華與熱鬧，讓人忍不住感到一絲惆悵。

走到打金街，也被稱為和諧街，這裡的多元文化令我深感震撼。不同的宗教場所如印度廟、清真寺和華人會館在這條短街上共存，展現出各民族間的和諧共融。這些曾因戰爭移居到馬六甲的華人，離鄉別井，在這片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社群，彼此支持、互相安慰，讓我感受到深厚的人情味。

昔日的宣教士們踏進這個氣候、文化和生活模式截然不同的馬六甲，帶著使命與信念，試圖成為這個社群的一員。他們不僅是信仰的使者，更是福音的傳遞者，努力傳揚天國的好消息，並獻上自己的生命。

這一切深刻地讓我感受到耶穌基督來到世間的使命。宣教士們在馬六甲的努力正是延續這一使命的具體體現。他們將福音帶給當地社群，為主奔跑到最後一刻。帶著這份感動，願我也能成為其中一員，繼續努力為主發光，讓更多的人感受到神的愛。

梁月明宣教師_合一堂

尋找宣教士的足跡：馬六甲篇

歷世歷代三一上帝親自呼召並差遣祂的工人往普天下去傳揚天國的福音，教導萬民作主的門徒。宣教士進入到未得之民中每天為福音、為上帝的國度作見證，每一個地區，每一個角落都有祂的故事。

倫敦傳道會宣教士米憐夫婦（William & Rachel Milne）於 1813 年被差遣成為第二位來華宣教士向。由於當時不能在中國本土內立足，惟有轉向南洋為當地華人傳道。米憐夫婦排除萬難，願意放下自己熟悉的環境、社群、語言、文化，及放下摯愛的家人、差遣到陌生的國家、文化、社群中傳揚福音，原因應該只有一個——就是順服神的呼召。

今次訪宣旅程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來到「荷蘭墳場」緬懷宣教先賢的事奉，我們在墓地前祈禱及獻花向他們致敬。據說米憐夫婦死後皆葬於馬六甲。米憐太太的墳墓現今仍在荷蘭墓園內；至於米憐的遺體據說也是埋葬在這裡。（但墓碑上只刻有米憐太太的名字，而米憐去世後卻沒有為他立碑……）

另外，在參觀馬六甲基督堂（CHRIST CHURCH MALAKA）牆壁上，卻鑲有一塊紀念米憐的英文石碑。碑文大概翻譯為：「米憐牧師是由倫敦傳道會差派來華的宣教士，住在馬六甲七年，曾擔任英華書院院長，致力於華人與馬來人子弟的教育；用本地文字撰寫實用的佈道小冊子；也在這間禮拜堂忠心地宣講福音。然而他最主要的貢獻，是與馬禮遜牧師合作翻譯最早的中文聖經。1785 年他生於英國，1812 年出發來華，1822 年死於馬六甲，得年三十七歲。」

米憐一生忠心在馬六甲的事奉（與馬禮遜的同工），英華書院於 1818 年創立，學生主要來自馬六甲當地的華人家庭，在馬六甲歷時 25 年。米憐為首任校長，到 1843 年書院才遷往香港。雖然我們到了英華書院遺址，學院建築遺跡不再，幾乎都已經成為歷史；但深信宣教士撒下的福音種子，卻深深影響了往後華人教會的發展。

不得不提的宣教傳承，當年米憐前往馬六甲工場的時候，還帶著一名中國青年，就是馬禮遜推薦的刻板印刷工匠梁發。梁發亦因工作關係常有機會讀聖經，以及米憐編寫的福音書冊，不久決志信主並於 1816 年接受洗禮歸信基督。孕育了中國最早的首位華人牧師。

馬六甲團員分享

感恩有機會參與「2024 青年馬六甲訪宣團」，讓我們跟隨區伯平牧師同遊馬六甲走訪宣教歷史古蹟，認識馬六甲這遍土地上宣教士的足跡，追古思今，願意我們成為胸懷普世的基督徒——延續福音使命。



賈若暉_澳門馬禮遜紀念中心

米憐墓

在澳門馬禮遜紀念中心事奉第七年（2017年12月），終於有機會衝出澳門到馬六甲，到訪米憐的工場。今次的行程，豐富得來也很簡單，因為基本上都是步行距離，所以雙腳也成為了我們的交通工具，真真正正的親自體會宣教士到新工場的處景。而今次的行程中，對我來說最重要的，必定是英華書院舊址及米憐墓。可惜的是英華書院已不復存在於馬六甲，所以米憐墓，便是我最想到訪的地點。

在澳門時，經常需要帶人到澳門的舊基督教墳場，每年12月31日也會自己到那裡靜修，因為那裏環境清幽，自成一角，更重要是馬禮遜牧師及家人並部分宣教士都安葬在此，每每透過他們的墓碑誌，都不能不佩服他們的擺上。

然而，當到馬六甲的荷蘭墳場時，看到的卻只是規模較少的墳場，米憐與太太的合墓，在一棵大樹旁，但當知道，只有米憐太太的墓碑而沒有米憐牧師的墓碑時，心中不禁把他和馬禮遜牧師作出比較：馬禮遜牧師是第一位來華的新教宣教士，米憐只是第二位；馬禮遜自幼學習，知書識禮，米憐只是一名粗鄙的牧童出身；馬禮遜被喻聖經翻譯者，但人卻忘記了當中舊約部分大多都是出自米憐手筆；馬禮遜死後，有墓碑誌，更有後人再用中文豎立紀念碑，反觀米憐，卻連自己的墓碑都沒有。

見到這麼大的分別，心中不期然的向上帝問道：「主啊！為什麼你的僕人，為你忠心至死，只是得到這樣的下場呢？」這時候，聖靈提醒了我一句說話，正正是施洗約翰所說的：「他必興旺；我必衰微。」（約翰福音 3:30）。原來宣教士，並不是要明垂千古，而是要為福音的原故；起碼在文獻中，我們仍找到米憐的足跡；但卻還有更多的宣教士，籍籍無名，為福音的緣故客死他鄉「弟兄勝過牠，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惜性命。」（啟示錄 12:11）

到了今時今日，我們已成為他們屬靈的後裔，我們已繼承了福音的棒，繼續奔走天路！但願我們能學效米憐，唔介意自己的出身，唔介意同工的不合，唔介意馬禮遜比自己有名，更能在太太過身時，一方面繼續事工，也父兼母職地照顧小朋友，米憐，真的是我們的榜樣。

鄒瑜_廣福堂

這次六天五夜的馬六甲訪宣團，我在文化和信仰上都有新鮮又豐富的體驗。透過到訪宣教景點、穿梭橫街窄巷、觀賞壁畫、體驗印度餐等，加深了我對馬六甲的歷史及多元文化的認識。

感恩能夠與團友同行，分享行程中的發現和得著，又分享信仰的歷程，彼此豐富和激勵。更難忘的是能夠參與聖公會基督堂的主日崇拜及除夕倒數聚會，前者讓我經驗在主內與世界各地的基督徒聯結在一起、一同以詩歌和聖道崇拜上主；後者則是我首次外遊時在教堂中與不同國籍的信徒一同渡過除夕倒數、數算主恩。

最深刻的景點是米憐牧師的墓地，我們眾人圍著墳墓，輪流讀出預先寫好的禱文，再獻上鮮花，為篤定持守奉差來華的宣教士米憐牧師掃墓。

行程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我們所造訪的葡萄牙邨（Kampung Portugis）。這個小村莊位於馬六甲海岸，是由早期的葡萄牙移民所建立的，承載著基督教在亞洲的早期傳播，邨內小小的博物館記錄了當時殖民者和宣教士在當地的生活。葡萄牙邨至今仍保留著濃厚的葡萄牙文化色彩與傳統，包括廣場中央的耶穌像，走在馬路中間能觀看到兩側屋內前苑聖誕的佈置，不少更有聖景擺設。

這次訪宣不僅是一次文化之旅，更藉著各種文化體驗及每天在炎熱天氣下徒步到各個宣教景點，初嘗宣教士昔日的生活點滴，使我更深刻反思信仰的根源和傳承。

林詩殷_青衣全完堂

米憐墓

這次很感恩能參加馬六甲的訪宣。

可以親身到馬六甲這片充滿歷史的土地上，

透過去到唔同地方，身心感受米連夫婦當時傳教的艱辛，無論是語言、天氣、聖經翻譯工作等等。

語言方面，我在馬六甲感受到是一大障礙。尤其是在看餐牌，有一種感覺是：所有的字合起來就看不明白。代入米憐在當時完全要從零開始，探索馬六甲的文化和語言，就很明白他當時的刻苦，才能貼地使用當地語言宣揚福音。

馬來西亞的天氣尤其炎熱，我們經過暴曬才能走到米憐夫婦的墓前。在這時，我更感受到他們當時克服天氣的艱鉅。當時的科技沒有這麼發達，在沒有冷氣、便攜風扇等等的降溫「神器」，他們出生並居住在高緯度地區，習慣馬六甲的天氣是多麼的難啊！

當我們眾人一起圍在米憐夫婦墓前，輪流頌讀預先預備好的掃墓禱文並奉上鮮花，我突然感受到一種寧靜而感動的感覺。寧靜是站在墓前聽著大家讀出發自肺腑的禱文；感動是感受到在炎熱的天氣，卻是在我們讀禱文時有一陣陣微風吹過臉龐，像是上帝在聽著我們眾人的禱告。

區牧師提及到，米憐夫婦沒有後代為他們打掃墓碑，只有守墓人定期打掃一下。然後當區牧師說可以自由活動時，卻是有弟兄姊妹不怕骯髒，親手把墓上的淤泥和枯枝清理，用水澆在墓上，用濕紙巾擦去污積。因此，我也忍不住被大家的熱情感動，主動準備濕紙巾給大家。

經過這次到訪米憐墓的經歷，令我更理解米憐夫婦和眾多宣教士的艱巨，也對中華基督教會有更深刻的理解。願我們經過這個訪宣的旅程，能在感到呼召時，學像他們一樣，願意捨己，背起十架來跟從耶穌。

許偉榛_屯門堂

英華書院舊址

英華書院（是 Ying Wa College）一所位於深水埗區的基督教直資男校，但他的前身要追溯 1818 年 11 月 11 日馬禮遜在馬六甲組建「英華書院」，已經有 206 年。本文我會從區伯平牧師有關英華書院的資料上作引述並在可補充的空間完善地歸納前人和現時仍繼續研究英華書院的歷史和馬六甲的歷史作參考，並加以論證及直抒己見，如有不足之處，請多多賜教。

馬六甲（Melaka）是位於馬來半島中近海的城市，旁邊是馬六甲海峽。馬六甲河不是大河流，海峽沿線不多岩石海岸，河口及近岸都沒有淤淺的現象，並具有足夠水深，成為河港，讓馬六甲成為貨品轉運站，補給點等等功用的港口，與 19 世紀的香港因地理資源優越，不僅面向中國大陸，而且面向太平洋，使英國、荷蘭、葡萄牙等西方國家爭奪作向東方貿易的一個據點。馬六甲聚集了不同的民族居住，如馬來人、華人、印度人、峇峇娘惹等民族。除此之外，阿拉伯商人將伊斯蘭教傳入東南亞，讓伊斯蘭教漸漸成為主要的宗教，隨着被葡萄牙、荷蘭和英國殖民，馬六甲的宗教不再單一，而是成為多元宗教地方。先後有伊斯蘭教，天主教入主馬六甲，接踵而來有一些基督新教的宣教士來到馬六甲進行宣教工作，分別是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米憐（William Milne）和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為當地的華人移民中展開事工。

馬禮遜和米憐兩位宣教士商討在馬六甲設立支援廣州前線福音站，因為馬六甲擁有龐大華人社群和濃厚的中華文化氣息，故選擇馬六甲作東南亞宣教據點。馬六甲除了支援廣州前線福音站外，也是恆河外方傳道會首個站點，也是陸續在東南亞設立站點的中樞。恆河外方傳道計劃（英譯：The-Ultra Ganges Mission）是指宣教士從歐洲出發一路向東走以至來到印度進行傳道工作，他們決定開辦免收學費的中文書院、發行中文月刊、開辦中文、馬來文和英文印刷事業等等。故此英華書院的建立是計劃的一部分，也是宣教基地，將福音傳播在南洋和凝聚倫敦傳道會在遠東地區的力量。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在 1818 年 11 月 11 日舉行奠基，至 1820 年才正式課，並且由米憐擔任第一位「主持」（Principal），即是校長。

從馬禮遜所撰寫的《馬六甲籌組英華書院計劃書》（General Plan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Forming at Malacca）中提及英華書院的服務對象涵蓋中學及小學。賴德烈更提及這所書院開辦有兩個核心的目標要達成，一是讓差會的宣教士熟悉華夏文化，二是讓華人接觸西方文化。書院設有一般教育課程，亦具有神學院性質，並協助新宣教士學習中華文化。與此同時，英華書院除了提供教育工作外，更是一所出版社和印務所，出版不少基督教書刊和刊物，讓華人根據他們熟悉的文字了解基督教，接觸福音。英華書院教授的內容相當廣闊提供不同的科目例如文學、

馬六甲團員分享

中國歷史、邏輯學、數學、學習《聖經》等等，讓學生除了獲得知識外，更認識福音。米憐擔任英華書院校長之前，他曾自己寓所開辦男童免費學校為本土學生授課，教導數學、寫作等等科目。馬六甲是福音站的核心地方，它結合中小學、出版社、印刷所，當中更輩出人才，例如馬儒翰（馬禮遜之子）、宏富禮牧師（James Humphreys）、何進善（即是何福堂牧師）等等宣教人才。

英華書院開辦前後經歷了重重的困難，例如倫敦傳道會原則上同意興建學校的計建，但是認為整體投放太過龐大，而且側重於通俗教育，較少有直接傳的工作，所以倫敦傳道會只投放部分資源。馬禮遜因重視這個項目，不惜捐出 1000 英磅作書院第一筆的捐款，還承諾今後 5 年每年捐助 100 英磅。最嚴重的打擊莫過於隨後的宣教士因個人的抱負，對英華書院心存抗拒，不和的氛圍充斥在馬六甲宣教工作上。早在 1820 年前，宣教士向倫敦傳道會抱怨米憐的家長式領導作風，例如：宣教士集體用餐、資深宣教士負責主持與分配佈道站的各項活動、新到宣教士由資深宣教士教導語文與神學等等管理手法。事情沒有好轉，最終分道揚鑣，離開馬六甲，開拓其市福音站點，例如麥都思（W.H. Medhurst）轉往檳榔嶼；史賴特（J. Slater）轉往巴達維亞；米爾頓（S. Milton）轉往星加坡等等，只有米憐獨自在馬六甲進行宣教工作。

當年英華書院在海傍 Tranquerah 地帶，現稱 Tengkerah（東街納）。現時已變為一所小學及數間典型民宅，而且那所小學在疫情期間倒閉，相當冷清，聯想起昔日米憐牧師面對各宣教士離開馬六甲、猝遇妻兒生死打擊、華人助手梁發亦要回鄉娶妻。米憐牧師要在家庭傷痛和孤獨中繼續宣教工作。我好感恩能來到英華書院舊址，站在那裏，仿佛讓我時光倒流，回想當年何福堂、梁發等華人在此求知，尋找他們信仰的時光。縱使此地已被後人遺忘，但感恩的是有我們還記得馬禮遜和米憐為英華書院付出的歷史，一段見證宣教士在馬六甲宣教的歷史。

梁珀匡_元朗堂

娘惹文化

是次有幸能夠為娘惹文化撰寫一文，實屬榮幸，事關我本身並無有意深究馬六甲的當地文化，只是從大台舊劇《單戀雙城》中聽說過娘惹菜的名號，故由旅程的啟始，便特別期待能夠一嘗娘惹風味，體驗娘惹風味，認識其文化傳承及影響。

惟在訪宣期間，娘惹博物館未能對外開放參觀，故未能親自入內參觀，實感惋惜，幸運地，娘惹菜早已深入人心，即使只是走訪馬六甲，也能夠碰到其身形。

馬六甲團員分享

15 世紀初至 17 世紀間，中國男子到馬來西亞、印尼等地定居，與當地女子通婚而生下的孩子，通稱為土生華人，而男孩稱為峇峇（**Baba**），女孩則稱為娘惹（**Nyonya**）。「娘惹」原指華人與馬來人通婚的女兒。娘惹秉承「男主角外、女主角內」的中華傳統。他們結婚前擅長做菜。娘惹繼承了中華女性勤奮、節儉的美德。他們也將華人的烹飪方法與馬來食材結合，創造出娘惹菜，既具有華人菜的內涵，又具有馬來菜的特色。南洋流行的新口味，這些特色都體現在娘惹菜中。

本人亦有幸於機緣巧合之下，品嚐了一道娘惹糰，記得初見時亦不感驚喜，但一切開卻內有乾坤，與中式的種子不同的是前者會在糰內裹上豬肉、香菇、冬瓜糖，另外加上各種調味料和蝦米炒香的「閩巴（**Rempah**）」，最後放入一片班蘭葉。裡面以前會用蝶豆花（當地稱為藍花）染藍，因此色調帶藍成為娘惹粽妝上最大的特色。

而娘惹糰只是娘惹菜的其中一項特色，在眾多經典的娘惹食材中，既能看到中國傳統的花椒、八角、肉桂，又融合了南洋的班蘭葉和印度的茴香、黃孜薑粉、咖哩葉、巴拉煎（**Belacan**）等香料。娘惹料理，如果要用一句話概括的話，就是味覺和色彩的完美結合。

Nasi Lemak 也是娘惹料理的重頭戲。**Nasi Lemak** 即“椰漿飯”，傳統的椰漿飯就是把飯浸泡在濃濃的椰漿裡然後拿蒸去蒸，飯的旁邊會配上炸江魚仔、炸花生、切片黃瓜、雞蛋等配菜。喜歡吃椰漿飯的人都知道，椰漿飯最關鍵的都不是這些配菜，而應該是參巴醬（**Sambal**）。的食物完成的食物（或做法），混合以巴拉煎、紅咖哩、紅辣椒油、蝦米、香茅、椰糖等為主要材料。

娘惹版的椰漿飯除了經常在馬來版的基礎上加炸雞腿外，偶爾還會去掉更辣的馬來辣椒醬，而選擇用比較甜的華人辣椒醬。娘惹的椰漿飯讓你一次滿足驚豔的味覺刺激。

除了椰漿飯之外，” **Cendol**” 也是娘惹甜點的一大皇牌，其原料為青粉條、紅豆、椰糖、椰漿、玉米等。店家會用一個小碗盛裝，先迅速刨出一大碗冰霜，放上煮得透爛的紅豆和黑糖，再放一個混入班蘭汁製成的綠色粉條，最後澆上一勺奶白椰漿淋上後冰霜一點一點地吸附溶化，紅豆、綠粉浴奶而出，烏紫的豆紅、透明的粉綠和黑糖的口感在清香的椰漿上面爭奇鬥艷，實在讓人感到賞心悅目的。

所謂民以食為天，飲食文化對於當地文化的建立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故此在有行走訪馬六甲，除了品嚐當地美食之外，更重要的是透過美食看透文化。